

第三章 亞齊地區亞齊族與華族-客家民族關係的兩個

脈絡其一：語言

有關客家人的認同與認定，眾說紛紜，目前最為流行的主張是以「會不會操客家話」當作「是否」為客家人的標準。¹客家人對於語言的認同感很強，無論身在何處的客家人，假如父母都是客家人，但是自己的客語能力不好，一定會加註說：「我是客家人，但是不太會講」。客家話作為識別是否為客家人的標準，應該是再清楚不過的了。再者因為「客家話」的名稱，本身沒有地域的限制，相較於在廣東、海南、台灣地區講「閩南」²話的人群，便改口稱自己說的語言為潮州話、雷州話、海南話和「台語」。³所以本身為客家人的曾少聰所言：

閩南人和客家人最根本的差異是孕育閩客群體形成的區域不同，以及所使用的方言不同，前者形成於閩南地區，講閩南話；後者形成於閩、粵、贛的交界處，講客家話。事實上，族群形成後會不斷地遷徙，例如廣東的潮汕人、浙江部分平陽人、部分海南島人等，他們講閩南話，但是他們並不說自己是閩南人，這是否蘊含著漢人的地域認同高於方言的認同。也就是說，閩南人和客家人的區別首先是區域上，然後才在方言上。同理，東南亞華人族群的劃分，很可能先在地域上，然後才在方言上。⁴

曾少聰之用字遣詞，明顯表現其對客家人與客家話關係的理解未見深刻，客家人對客家話的認同，與語言的關係深，與地域的關係淺。不論移居到何處的客家人，假若保有客語能力，仍會宣稱自己為客家人，並不會像其他語言一樣，對地域的認同高過於方言。劉佐泉也提到：

客家人與眾不同的最明顯特徵是他們使用的客家方言。它是漢語各種方言中內部比較一致的一種方言。梅縣客家話被公認為是客家話的“正宗”。客家方言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在廣東東部、北部叫客話、客家話；在廣東西部和廣西東南部叫 ngai 話、麻介話、新民話；在湖南瀏陽叫客姓話；在四川叫廣東土話。但通稱客家話。這是自稱和他稱的合一，客家人和非客家人都用，向來通行，是很好的說法。方言是語言逐漸分化與融合的結果，而語言的分化往往是從移民開始的。所以，移民史可以用來解釋方言的部分成

¹ 吳美蘭，〈客家人在印度尼西亞的共生與認同〉，《嘉應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 1 期，1999，頁 117-120。

² 在語言學的分類中，閩南話是以廈門話為標準音的諸語種，除了閩南地區以外，還包括有：潮州話、雷州話、海南話和台灣的「台語」。

³ 在語言學的分類中，台語是屬於漢藏語系壯侗語族侗台語支的諸語種，包含了以泰語為首的諸語言。但在台灣的閩南語也被稱為台語，此為台灣的台語，並非侗台語支的台語。

⁴ 曾少聰，前引書，2002，頁 448。

因，反過來方言現象也可以為移民提供佐證。⁵

亞齊當地華人間溝通語是客家話，客家話不但是客家人的象徵，也是他們的認同。⁶對於印尼華人來說，客家語是一種標誌及認同。1965年後中文被印尼政府禁止，下一代的華人都不能使用中文，但他們仍然與其他客家人講客家話，若客家人在一起時，即使旁邊有印尼人，他們還是以客家話來對話。雖然如此，華人學生比例佔90%以上的衛理學校上課卻只能使用印尼語，他們也對華文有相當的認同，1965年以後有的人自願到佛堂去教華語。⁷

本章就維繫客家命脈的客家話進行討論。在印尼部分省分如邦加、勿里洞、亞齊地區的獨特環境中，客家話通行全境。⁸客家人出洋「過番」以梅州及其所轄的興寧、五華、平遠、蕉嶺等縣最多。梅州是原嘉應州所在地和政治文化中心，不論在海內或海外，梅州口音都是客家話的代表。印尼蘇門答臘北部亞齊省所通行的是梅縣口音，⁹亞齊的客家話具有其特點，變異的觀念來自文化接觸，語言變異指一個語言社區，因為受各種因素的影響，該語言社區的語言狀況發生了變化。產生語言變異的原因：政治氣候、文化移入的影響、社會文化的心理作用。語言變化的最根本原因是文化接觸，文化變遷引起語言變化。¹⁰民族語言的變化實質上是一種民族文化涵化現象。涵化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儘管這種互動通常是意味著少數族群在社會與文化方面更多地向主流群體的文化方向調適。¹¹

A. Rani 對亞齊華人的研究指出：對於亞齊華人而言，客家語是一種標誌及認同。1965年後中文被印尼政府禁止後，下一代的華人都不能使用中文。由於客家人很注重自己的語言，所以他們與其他客家人使用客家話溝通，即使旁邊有印尼人，他們仍然以客家話來對話。在亞齊雖然客家語很通行，但在有90%以上的華人學生的私立學校裡，還是只能使用印尼語。他們也認為華語是他們的國語。所以有的華人自願到佛堂教華語。¹²

語言是文化現象的一面鏡子。語言視窗可以反應文化內容。社會文化的變遷必然影響到語言的變化。¹³本章試用文化語言學理論從語言討論文化涵化現象。邊界鬆動的客家話：(1)與廣府話的關係；(2)與國家語言印尼話的關係；(3)

⁵ 劉佐泉，《客家歷史與傳統文化》，開封：河南大學，2003，頁255。

⁶ Oleh A. Rani, op.cit, p.248.

⁷ Oleh A. Rani, op.cit, pp.265-275.

⁸ 吳美蘭，前引文，頁120。

⁹ 李如龍，〈南洋客家人的語言與文化〉，《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1999，頁196。

¹⁰ 鄧曉華，《人類文化語言學》，廈門：廈門大學，1993，頁250-251。

¹¹ 陳志明，巫達譯，袁同凱校，〈涵化、族群性與華裔〉，《海外華人研究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2，頁232。

¹² Oleh A. Rani, op.cit, p.265-275.

¹³ 鄧曉華，前引書，頁127。

語言使用活力等。社會語言學有兩個變素：一是社會因素；二是語言變異。文化走向指文化過程、文化變遷。文化走向既反映文化變化的方向，又反應文化的歷史沈澱，即傳統慣性。語言變異指一個語言社區，因為受各種因素的影響，該語言社區的語言狀況發生了變化。如香港語言變化由原來粵語、英語的雙語，成為粵語、英語、普通話多語狀況。語言與文化的關係，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關係，將語言問題當作文化現象來研究，是本章的主要目的。¹⁴



¹⁴ 同前註，頁 124-126。

第一節 亞齊的客家話

1. 聲母

亞齊客家話聲母，包括零聲母在內共 20 個。

p	比補飛布筆	ph	怕別被（子）婆皮病肥
m	買尾門尾馬味米	n	難南濃泥惱腦農
ng	牛你言額瓦（斯）硬		
l	連林輪來老立		
f	灰花封墳苦（味）	w	烏歪威萬文維
t	對到刀督肚釘	th	挑偷淡天大毒
ts	宗尊爭子獎	tsh	清搶七抄
s	雙相傷燒血	ʃ	霜樹書石
tʃ	張豬着斟十	tʃh	長齒往
k	薑驚耕機間恭局	kh	牽輕累溪看開近
h	口希後好器許客		
φ	醫阿野一縣夜翁		

2. 韻母

韻母包括成音節的聲化韻 **m**、**ng** 在內，共 60 個。¹⁵

ʔ	子此使	i	米抵禮	u	布褲兔
a	巴沙阿	ia	借謝洩	ua	瓜掛
ɔ	波火昨				
e	細計系				
ai	跛低災			uai	乖怪拐
au	報昌套	iau	刁椒消		
ɛu	浮某斗紐豆狗	iu	周柔紐九有臭	ui	杯堆追貴鬼龜水
ɔi	賠梅來背菜開				
am	擔黏三	iam	店劍驗		
əm	暗蔘	im	針心金		
ən	身蒸根	in	新應兵銀	un	奔厚蚊
an	半山扇間班翻彎	iɛn	兵珍新恩丸遠	uan	慣寬
ɔn	豌短轉	iun	近忍熏芹軍	ɛn	丁星明鄧
ang	猛橫硬生耕鄭	iang	柄命姓井名	uang	莖
ɔng	當旁常壯方湯張	iɔng	薑香洋將軟	uɔng	光廣
ung	重桶窗（寬）鬆	iung	供兄胸		

¹⁵ 李如龍，〈印尼蘇門答臘北部客家話記略〉，《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1999，頁 214-224。

m	唔	ng	魚五		
ap	答折合盒甲	iap	粒業協葉貼		
əp	澀	ip	立濕急		
et	黑舌色踢	it	筆織失	ut	出核窟
at	八襪法滑	iet	越曰別雪熱缺跌	uat	括
ɛt	北特賊得			uet	國
ɔt	脫說渴	iut	曲屈		
ak	伯脈只	iak	壁錫惜		
ɔk	薄膜剝拍	ɔk	雀腳弱	uɔk	郭
uk	木福督	iuk	曲肉育菊		

3. 音調

音調方面一樣有六個調，但與梅縣音調有調質的差異。¹⁶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亞齊音	33	11	42	54	32	4
梅縣音	44	11	31	52	1	5

¹⁶ 李如龍，前引文，頁 197。

第二節 亞齊客家話的語言變異

借詞—異文化的採借。借詞既是一種語言現象，又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反應異文化的採借。文化採借是文化人類學的重要概念之一：指一種文化經選擇而接受其他文化之要素的過程與現象，這是不同文化之間長期接觸的必然結果。一種文化對其他文化要素的採借，並不是盲目的，而是經過嚴格篩選的。它總是輸入那些自身文化傳統能夠容納的東西，而排斥那些不利的東西，以保持文化系統的穩定性。因此，文化採借對文化發展的意義重大，每個文化體系的組成中都有很大的一部份是借自其他文化的。¹⁷

空間變異具體可分為開放區語言和封閉區語言。亞齊客家話實際上處在一個語言孤島上，由於長期的文化隔絕，孤島語言反應其獨特的文化背景，保留大量移入當時的詞彙與當今不論是台灣、中國原鄉等地都不再使用的古老用語，如大埠〔thai feil〕在當地的用法指稱大城市，而根據香港當地受訪者表示有用「埠」，但主要指有港口的城市，而且是以往的講法了。¹⁸新添加的成分多半是亞齊當地的印尼話或亞齊話的借詞及語法。

文化移入的變異最典型的是文化詞大量湧現。文化詞是人類社會思想文化交流的產物，人類學稱之為文化的擴散，文化詞是開放社會必然產物。廈門有一地名叫“檳榔”，其實來源於馬來語“pinang”，劉正燾等人所編《漢語外來語辭典》指明“檳榔”源自馬來或印度尼西亞語的“pinang”。文化詞反應文化。變遷的速度，文化的過程，及其走向。文化詞包括一些句法結構的變化，因為它們反應文化特徵的功能一樣。如對時間概念的表達，中國人傳統表達方式是由大到小，“年月日”，至今中國仍如是說，而西方對時間概念的表述則相反，是由小到大“日月年”，¹⁹印尼本身的句法形式和西方文化大同小異，近年來在印尼政府同化華人的政策之下，導致當地年輕的華人在時間的表達上也以客語表達“日月年”的句式，在文字書寫上，不論年紀一律以“日月年”的句式來表達。

以下就亞齊客家話的變異進行討論：1.〔v〕→〔w〕；2.〔h〕→〔s〕；3.廣府話的借入；4.其他元音；5.其他用法；6.印尼話的借入。亞齊客家話的發音人為亞齊華人梁炳順、陳惠真、吳仙珍、梁春霞、馮莉華、李德娥等六人。

1.〔v〕→〔w〕

〔v〕聲母本為客家話的特有發音，如“悔”、“文”、“務”、“物”等字的讀音，本存在於元代《中原音韻》音系之中，客家話中

¹⁷ 鄧曉華，前引書，頁 261。

¹⁸ 根據筆者於 2007 年 2 月 5 日的田野調查。

¹⁹ 鄧曉華，前引書，頁 129-132。

的這個〔v〕保存了宋元時代的聲母。²⁰照鍾榮富的說法，〔v〕本為〔w〕強化而來。²¹客家話在亞齊卻可能受到廣府話和幾乎不使用〔v〕的印尼話影響，〔v〕再度將摩擦弱化成〔w〕。

台灣→toiwan

鍋子→wot e

屋子→wut e

換取→wan

倒（丟）掉→wang het

爲了→wi liao

以爲→wa dou

轉彎→zhong wan

還（給）錢→wan qian

會→we

文→wun

黑→wu

萬→wan

舞→wu

霧→wu

橫→wang

滑→wat

穩→wun

威→wui

歪→wai

旺→wɔŋ

黃→wɔŋ

碗→wan

薤菜→wɔŋ tsɿ

哪裡→nai wi

2. 顎化〔h〕→〔s〕

〔h〕與〔s〕的共同點在於送氣的持續音，在台灣的客家話中，與廣府話同樣使用 hi- 的語音，在亞齊客家話卻變異成 si-。

能夠；（知）曉嗎→siau mɔ

香港→sing kɔŋ

香味→siɔŋ mi

危險→wi siam

姣（形容女性浪蕩）→siau

3. 廣府話的借入

當地的客家話與台灣的相較而言，含有偏向廣府話的成分。而

²⁰ 徐杰順編，《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4，頁 61。

²¹ 鍾榮富，〈論客家話的〔v〕聲母〉，《聲韻論叢 第三輯》，台北：學生書局，1991，頁 435。

此處的發音人爲香港的陳宇輝，本身只會粵語，並不會客家話。

冰箱→雪櫃 siet khui

煮湯→煲湯

洗身→沖涼

洗身間→沖涼房

油條→油炸鬼

處理→料理

乾爹→契爸

上班→上工

下班→放工

留級→下班

喝茶→飲茶

逛街→行街

現在→今下

吵架→吵交

打架→打交

冰→雪

手套→手襪

膽（量）→膽水

顏色→色水

命運→命水

煤油→火水

男人→男仔

女人→妹仔

小孩→細老哥

告誡→話 wa

（做）完→sai

放→fɔŋg

住→chu

靚；漂亮→liang

合適→ngam

剛剛好→ngam ngam hɔu

租→zʔ

生氣→kit hi

傻→sɔl

鄰居→kakli

大城市→大埠”feil”

大吉利市（逢凶化吉的用語）

添 thiam（後置詞，表 then）

咁 kam（後置詞，表示假如...的話）

慳 khiang（愛惜地用，在廣東話唸 'harn'）

稀飯→tsuk

4.其他元音

講笑→kong siaŋ

少→shiaŋ

遲到→chi daŋ

電腦→tian naŋ

5.其他用法

出→兩個山

豬→四腳

可以→曉

五分鐘→一個字

薪水→糧銀

財產→身家

聘禮→聘金

湯匙→匙羹

中國故土→唐山

華人→唐人

原住民（番仔）→fan e

番婆（有時指太太）→fan phŋ

過番→kuŋ fan

食淨（吃素）

昏倒→脫心

旁邊/唇頭→邊唇

中間→tong kian

空穴來風→冇影冇接

眼珠→目珠

眼水→目水

自家（常表示自稱，有取代“我”的意思）

講不得→zeng neng

愛面子→zut siŋŋ

不會處理事情→tang tŋi

打（字）→tet si：在台灣的用法 tet 是丟掉的意思

拿著→khat tan

騙→chhŋt

發燒→發熱氣

去拿（鑰匙）→去“撿”

手電筒→手電

腳踏車→腳車

抽屜→thŋ kak

外面→tshut pŋi

故意→thiet kui

髒→me

想到→man dŋu

錢→lui

6.從印尼話借入

(1) 連接詞類

tapi (但是)
dan (和)
walaupun (雖然)
juga (也)
kalau (如果)
mungkin (也許)
namun (不過)
jadi (所以)
apa (還是/什麼)
atau (或)
biasa (其他)
laqi (再)
langsung (一直)

(2) 時間副詞類

tadi (剛才)
nanti (等一下)
besok (明天)

(3) 飲食類

roti (麵包)
timun (黃瓜)
tomat (蕃茄)
kopi (咖啡)
kari (咖哩)
sate (沙嗲)
salak (蛇皮果)
sawo (人心果)
durian (榴槿)
kentang (馬鈴薯)
pinang (檳榔)
ngammit (甘蜜)
mangga (芒果)
manggis (山竹santSok)
sietka (雪茄)
sarung (沙龍)
lansat (椰色果；一種類似龍眼的水果)
telong (茄子)
sangu (西谷米)
kuetiao (粿條)

gado-gado (一種涼拌菜)

(4) 其他

batik (印尼式印花布)

sabun (肥皂)

gudang (倉庫)

hape (手機)

tongkat (手杖)

kilo (公斤)

taman (朋友)

kawan (伙伴)

bapak (先生)

nyonya (太太)

kaptæn (船長)

kuli (苦力)

kapok (木棉)

pompa (打氣筒)

patut (規矩)

kaya (富裕)

semua (全部)

salah (不對)

kampong (鄉村)

pasar (市場)

kosong (零；空虛)

tolong (幫忙)

suka (喜歡；中意)

senang (舒服；簡單)

kawin (結婚)

numpang (客氣用語)

agak (估約)

mati (死)

sobat (友好)

ngacok (搗亂)

paket (專用)

celaka (遭殃)

以及其他較為困難或無法使用客家話表達的名詞等等。

產生語言變異的原因：政治氣候、文化移入的影響、社會文化的心理作用。語言變化的最根本原因是文化接觸，文化變遷引起語言變化，混合語的產生則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表現。²²民族語言的變化實質上是一種民族文化涵化現象。涵化指兩種以上的文化互相接觸、影響，及發生變化的過程。涵化的前提是文化

²² 鄧曉華，前引書，頁 250-251。

接觸。²³



²³ 同前註，頁 256。

第三節 語言與文化現象

語言是一個人類社會的傳統的機構，一種語言的產生，至少是由上千上萬人的共同生活演變而成的大同小異的互通資訊的方式。文化的代碼，是人類交際、傳達資訊的最重要的工具。²⁴最早研究語言與文化關係的是博厄斯，在研究印地安人文化時所創立。他強調必須在文化環境中處理語言現象在社會背景中研究言語，把每一種語言理解為整個文化的一個方面。薩丕爾則認為：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和，由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活組織。人類語言學的特點就是對於人類行為做較為廣泛的關注。²⁵

人類文化語言學是一門綜合學科，語言學的一個分支，綜合運用語言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語言結構、語言變化和社會文化結構的關係，力圖在語言結構和文化之間建立對應關係。其研究對象是文化結構與語言結構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規則。²⁶語言與文化關係，有二種理解：一是語言與文化互為影響；二是語言決定文化，即人類學上常提到的“薩一沃假說”，認為語言的結構決定一個民族的文化結構。²⁷語碼轉換是在同一次對話或交談中使用兩種甚至更多的語言變體。語碼即不同的語言變體。²⁸

族群的互動勢必造成語言的相互影響。羅常培指出：語言本身固然可以映射出歷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外來文化接觸時，它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與舊有的揉合在一起。所謂“借詞”，就是一種語言借用他種語言的外來語的成分。它可以表現兩種文化接觸後在語言上所發生的影響；反過來說，從語言的揉合也可以窺探文化的交流。²⁹關於語言的接觸，語言學家薩丕爾（E.Sapir）指出：

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對它們自己滿足。由於交際的需要，使說一種語言的人們直接或間接地和那些鄰近的或文化優越的語言發生接觸。這種交際也許是友誼的，也許是敵對的。它可以從平凡的貿易關係輸入，也可以包含一些借來的或交換的精神食糧，像藝術、科學、宗教之類。要想找出一種完全孤立的語言或方言，那是很困難的，在初民社會裡尤其少見。但不管鄰近民族間接觸的程度怎樣，通常可以引起語言間的交互影響。³⁰

²⁴ 鄧曉華，前引書，頁 2。

²⁵ (美) Harry Hoijer, 〈人類語言學〉,《語言學資料》,廈門:廈門大學,1963,第 2 期。

²⁶ 鄧曉華，前引書，頁 9。

²⁷ 同前註，頁 139。

²⁸ 同前註，頁 236。

²⁹ 羅常培，《語言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1950，頁 18。

³⁰ 轉引自羅常培，《語言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1950，頁 18。

然而不同族群的接觸，其語言相互影響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在正常情形下，語言活力較低的語言總是向語言活力較高的語言借用更多的語言成分，正如語言學家布龍菲爾德（Leonard Bloomfield）所說：“在任何情況下，總是劣勢語言特別顯著地向優勢語言借用。因此，假使優勢語言繼續存在，它會保持原樣，除了很少的文化借詞，就像它從任何鄰居也會借入的一樣。”³¹根據孔遠志的調查：馬來語³²中的漢語借詞有 1000 多個，而漢語中的馬來語借詞只有 200 多個。印尼語、馬來語中漢語方言借詞統計：³³

表 3—1：漢語中的馬來語借詞統計表

方 言 名	數 量	比 例
潮州方言借詞	3	0.3%
閩南方言借詞	952	91%
廣府（廣州）方言借詞	8	0.8%
客家方言借詞	8	0.8%
同為廣府方言和客家方言借詞	4	0.3%
尚未確定的漢語方言借詞	71	6.8%
總數	1046	100%

客家人與外族通婚較少，而在同方言群體之內的通婚較多，這也是客家話在南洋華裔中保存較好的原因之一。然而，和其他方言群比較，客家方言的生命力還是最強的。在印尼一些華裔比例不大的主要城市，例如雅加達、萬隆、泗水等地，相對而言，客家話還是得到較多的保留，說福建話的人雖然多，保留情況卻較差，人數較少的廣府話就保持的更少了。³⁴

在東南亞的多民族國家裡，華族通常是少數民族，客家話又是華族使用的方言中較少的一支。因而發生的變異尤其大。在語音方面，南洋客家話聲調類別和聲母幾乎沒有變化，只有一些使用頻率較少而語音構造比較特別的韻母合併了，韻母系統由多變少。究其原因，這些變化都是漢語的普通話和方言之間互相影響的結果，而不是外族語的影響，看來，不同民族語言之間語音的相互影響是極少的。語法和語音一樣有嚴密的結構系統，不同方言或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也不容易造成語法規律的變化。³⁵從筆者的田調資料顯示，亞齊客家話受廣府話的影響都是最大的，除了在原居地的地緣關係以外，還有經濟文化方面的原因，由於當年出海的集中點，多在香港、汕頭等地，根據冷東的研究指出：

從潮汕地區出國的契約華工中，不僅僅是潮州人，還有大批的客家人。《潮海關史料彙編》中記載：當時設在汕頭的八屬會館，負責八個客家地區的商

³¹ 美·布龍菲爾德著，袁家驊等譯：《語言論》，北京：商務，2000，頁 571。

³² 馬來語包括在印尼、馬來西亞，以及汶萊和新加坡的現代馬來語。

³³ 孔遠志，前引書，頁 118-119。

³⁴ 李如龍，前引文，頁 199。

³⁵ 同前註，頁 202-203。

人、居民和回國移民等事宜。八個地區為廣東的嘉應州、興寧、長樂、平遠、鎮平、大埔、豐順和福建的永定。而去德里煙草種植園的苦力則主要來自惠州。³⁶

在 1876 年以前，中國沿海的通商口岸至少有 6 家代理機構招募苦力前往新加坡，其中有 3 家代理機構屬於華人，分別為喜記（Hee Kee）、洋盛行（Yeong Seng What）和泰昌（Ty Cheong & Company）公司。前兩家在汕頭港駐紮，主要招募講潮州話和客家話的苦力，第三家設在廈門港，主要招募講閩南話的苦力。喜記和洋盛行在新加坡開設接應苦力的分行。他們將多餘的苦力送到檳城，然後分配到馬來西亞西北部的礦區及蘇門答臘東北的農業園。³⁷日里種植者協會（Association of Deli Planters, D.P.V.）在香港與汕頭兩地設招工處，從 1888 至 1931 年，於不拉灣（Belawan）登岸之華工，共達三十萬五千名。雖然所召集之華工不全然前往亞齊，但在集中的過程中，也增加了語言改變的可能性。

除了客家話向其他漢語方言適應的特點以外，亞齊華人對亞齊語的適應也有如下的觀察，亞齊語通常不被亞齊華人所使用，但如果能使用亞齊語，其與亞齊社會的溝通會更加融洽，尤其在市場和店鋪中的人際關係。A. Rani 的研究指出：

一般來說，語言適應越好的華人，多半與當地人的關係越好，但是一般的亞齊人多不能使用華語。華人多半熟悉印尼話，所以和亞齊族之間的衝突也相對減少，印尼話的好處是使得亞齊族與華人間的貧富差距並未造成衝突。因為在亞齊也有 Gayo 族(包含 Aneuk Jamee、Kluet、Simeulu)，所以多語的環境是比較自然的情形，雖然華人保留自己的文化，但是卻沒有對主流亞齊社會進行干擾，因為他們華人只以貿易為目標，並未過問其他的事情，所以華人在生活上其實是排外的。因為華人的經濟生活比較好，做亞齊人的老闆（toke），也給亞齊人工作機會，所以彼此的合作關係相當緊密，比如金飾店，零售店等，經濟與貿易就是亞齊華人與當地人合作的場域。華人學習亞齊語其實是保持社會的平衡狀態，誠信的交易行為等，但是在交易時仍然保持使用華語的習慣。華人有自然而然適應其他語言的習慣。³⁸

住在市郊的華人必須以亞齊語與當地人溝通，比如就讀於華人很少的亞齊大學經濟系四年級華人 Vivi，他的亞齊語就相當流暢，因為他在距離班達亞齊四個小時的 Sigli 長大，在那裡的市場或店鋪必須使用亞齊語才能溝通。一般來說，Sigli 華人的亞齊語能力都很好。不過，在衛理學校就讀的年輕華人，對亞齊語的熟悉度比較低，因為學校規定只能使用印尼語，排除了亞齊語和華語的語言權。年紀較大且未受過印尼學校教育的華人，不但無法使用亞齊語，更沒有辦法說流暢的印尼語。在亞齊的華人不論年紀大小，都能夠使用客家話。教育程度較低及住所較為市郊的華人，亞齊語能力較強。華人能講很多語言，客家語、亞齊語、印尼語，還有一部份能講福建話、海南話。

³⁶ 冷東，《東南亞海外潮人研究》，北京：華僑，1999，頁 60-61。

³⁷ 曾少聰，前引書，2004，頁 91。

³⁸ Oleh A. Rani, op.cit, p.383-397.

老倉民先生則說：後代子孫是一定不能忘記祖先的，所以即使我的兒子交了不會說客家話的棉蘭華人當女朋友，也必須學習華語，才能討進家門做媳婦。³⁹



³⁹ 根據筆者於班達亞齊 2006 年 5 月 17 日的田野調查。